



派

琵琶演奏谱

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弹拨教研室编

主编 陈泽民

人民音乐出版社

汪派琵琶演奏谱

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弹拨教研室编

陈泽民 主编

人民音乐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汪派琵琶演奏谱 / 陈泽民主编 .— 北京 : 人民音乐出版社, 2004. 6

ISBN 7-103-02797-8

I. 汪… II. 陈… III. 琵琶-器乐曲-中国-选集
IV. J648.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46092 号

责任编辑: 刘 澜

责任校对: 颜小平



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翠微路 2 号 邮政编码: 100036)

[Http://www.people-music.com](http://www.people-music.com)

E-mail:copyright@rymusic.com.cn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美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A4 10.75 印张

2004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40 册 定价: 25.8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装等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出版部联系调换。电话: (010)68278400



汪昱庭
(1872—1951)

顾问 王恩韶
汪天伟

主编 陈泽民

编委会主持 李光华

编辑委员会名单(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恩韶 王家燕 石 娟
陈泽民 李光华 李 晖
汪天伟 吴 琼 杨 艺
郝贻凡 章红艳

写 在 出 版 之 前

(一)缘起。本册的编订分为两个阶段:(1)1979年春,由汪天伟(汪昱庭之子)先生提出汇集汪昱庭先生的琵琶谱稿一事,并委托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代为搜集整理。汪天伟先生曾与当时还健在的汪昱庭先生的弟子取得联系,请求提供汪昱庭先生亲笔书写的琵琶谱,具体汇集工作由民乐系陈泽民操作。至1980年春,获得了一部分汪昱庭先生亲笔书写的琵琶谱,由于没能搜集到汪昱庭先生所传大套琵琶的全部乐谱,故搜集了其弟子的转抄谱,将两者结合在一起,完成了汪昱庭先生所传乐谱的汇集,这次搜集工作于1980年7月完成。1981年由中央音乐学院教材科按照汇集乐谱的复印件,用扫描油印汇集成册,取名《汪昱庭琵琶谱》。(2)2001年春,正逢汪昱庭先生逝世50周年,汪天伟先生邀请亲友及在京的琵琶界人士为纪念汪昱庭先生逝世50周年举行了座谈会。会上,王恩韶(汪昱庭先生的关门弟子)先生建议将汪昱庭琵琶谱(工尺谱)译订成现代能直接演奏的乐谱。由于旧时用工尺谱记写的乐谱都很简略,仅起到备忘录的作用,在传承时必须依靠老师的口传作辅助,所以很难直接使用工尺谱来演奏。为发扬汪派琵琶艺术,很有必要整理一份能按谱寻声的演奏谱,但苦于汪昱庭先生没有为我们留下任何录音资料,没有演奏作为依据,很难整理出具体可操作的演奏谱。座谈会上大家对王恩韶先生的建议反响强烈,李光华先生当即表示愿为乐谱担任出版事宜。经会后商讨,我们决定采用汪昱庭先生弟子整理的演奏谱或根据某弟子的演奏录音作为依据,通过听写记成演奏谱,并将这些乐谱与汪昱庭传授的工尺谱对照,在演奏谱中用大、小两种音符记写,大音符表示工尺谱中原有的字音,小音符表示在实际演奏时加进去的花音。若工尺谱板位内的字音没有在演奏谱中全部体现时,则在演奏谱中相应的小节上标记注释,在乐谱后的注文中将工尺谱的原字译成简谱,为与演奏谱的节奏相融合,故在注文中的简谱下划有节奏线,这些节奏线是乐谱整理者根据演奏谱所作的处理,供读者参考。至于工尺谱中所注的琵琶左、右手指法都比较简单,而演奏谱中的指法比较详细,有关这两种乐谱之间的指法简繁一一加以注释,以免繁琐,特作说明。我们相信演奏谱中加进去的花音(小音符)至少有百分之七八十可以视为当年汪昱庭先生的实际演奏,因为汪氏弟子都是直接得到汪师亲授,故而他们在演奏中必然会体现汪师的演奏风貌(工尺谱外的“加花”音与演奏指法)。在决定整理乐谱的编辑原则之后,由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弹拨教研室主任李光华先生负责筹建乐谱编辑委员会,经过编委会全体同志的努力,现已完成这项编辑工作。今将1981年汇集扫描的《汪昱庭琵琶谱》改称《琵琶古谱》,并将整理好的十首汪氏弟子的演奏谱题名《汪派琵琶演奏谱》,一并交付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供琵琶教学、演奏、研究以及琵琶爱好者使用。

(二)刊出的《琵琶古谱》以1981年中央音乐学院教材科的扫描油印资料《汪昱庭琵琶谱》

为基础。由于当时没有搜集到汪昱庭先生亲笔抄写的《普庵咒》、《陈隋》两曲，油印资料中采用的是孙裕德、陈永禄先生的转抄谱。之后由松涛（李廷松的学生）先生提供了汪昱庭先生亲笔抄写的此两首乐谱，故今用汪先生的亲笔抄谱更替了孙、陈两位的转抄谱。此外，同样因未搜集到汪先生的亲笔抄谱的《浔阳夜月》，在扫描油印资料中使用了陈永禄先生的转抄谱，在松涛先生提供的汪氏手抄谱中有《浔阳曲》（《浔阳夜月》的简称）的部分乐谱，今一并刊出。再有，《塞上曲》的扫描油印资料的字迹不清楚，1980年搜集时另有一份汪昱庭先生亲笔复印件留存，字迹比较清楚，但该谱缺少总标题《塞上曲》三字，故当时没有选用它。今将此件更替扫描油印资料中的《塞上曲》，并将扫描油印的《塞上曲》的总标题移植到现今出版的《琵琶古谱》中《塞上曲》的乐谱之首。

（三）《汪派琵琶演奏谱》的曲目选定。本书的依据是中央音乐学院于1981年扫描油印的《汪昱庭琵琶谱》，但未将它的全部曲目列入本册，其原因如下：（1）1981年扫描油印的《汪昱庭琵琶谱》中第七曲《月儿高》属误收。此谱在李廷松先生的遗物中发现，当时汪天伟先生说：“从字迹看很像先父书写，但又有存疑，因乐谱用钢笔抄写，先父有用毛笔而不用钢笔书写的习惯”。搜集者为急于汇集成册，将此谱误收入《汪昱庭琵琶谱》中。当孙裕德先生看到此谱复印件时说：“汪先生（老师）不弹《月儿高》，但他很喜欢这首曲子，所以我曾给汪先生抄写过《月儿高》乐谱”；之后，据金祖礼先生说：“汪先生曾看了乐谱弹过两段，但没有弹全曲，也没有将此曲作为教学曲目”；据汪昱庭先生的关门弟子现今健在的81岁高龄的王恩韶先生说：“汪老先生确实只弹过两段《月儿高》，没有弹全曲”。据三位汪氏弟子的介绍，汪昱庭先生确实没有传授过此曲，所以现在编订《汪派琵琶演奏谱》时不予列入，并在《琵琶古谱》中亦予以删除。现今在汪派弟子中广为流传的《月儿高》，是汪昱庭先生的学生柳尧章根据《华氏谱》订的谱。（2）1981年扫描油印的《汪昱庭琵琶谱》中自《画眉穿林》之后，所有的曲目均属琵琶小曲及民间乐种的曲目，据王恩韶先生介绍：“这些曲目汪昱庭先生都未列入教学曲目，汪先生只弹大套琵琶，从未听他弹奏琵琶小曲和江南丝竹、广东音乐之类的乐曲”。但这些琵琶小曲、江南丝竹、广东音乐等乐谱确实是汪昱庭先生亲笔书写，我们推测汪昱庭先生在演奏大套琵琶之外，还关心与其相关的琵琶小曲和民间乐种的曲目，因此，抄有这些乐谱以资参考，但未将它们列入教学曲目。因此，在出版《琵琶古谱》时均不予列入。

（四）关于《汪派琵琶演奏谱》中对汪氏弟子整理的演奏谱的选定。我们尽量选择更为接近《琵琶古谱》[即《汪昱庭琵琶谱》（工尺谱）]的演奏者所整理的演奏谱，并且争取要有更多的汪氏弟子的演奏谱选进《汪派琵琶演奏谱》中，有的没有现成的演奏谱，我们找来汪氏弟子的录音，通过听写记成演奏谱。现整理的《汪派琵琶演奏谱》共十曲，是从六位汪氏弟子的演奏谱中选定的。对其余的汪氏弟子，由于缺乏他们整理的演奏谱或录音资料，因此，在这次选编中就无从考虑。我们将谱册题名《汪派琵琶演奏谱》，是为了突出“汪派”两字。汪派是一个群体，汪派的传人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他们都是依据汪昱庭传抄的工尺谱作为蓝本，并按照汪师的指法和润曲（加花）来处理乐曲。尽管汪氏弟子间在同一曲目的演奏时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但他们总的演奏风格都体现出汪派琵琶古朴、苍劲的特色。本谱册所选择的某人演奏谱中既包含

着某人的演奏个性，同时又体现出汪派琵琶的共性。因此，本册对某曲所选定某人的演奏谱外，我们并不排斥汪氏众多弟子对同一曲目不同演奏的存在。

(五)半个世纪前，旧制琵琶音柱数量与现今琵琶不同。那时所使用的琵琶音柱大多为四相十品，相、品之间的音柱并不是完备的十二律位，因此，不能任意转调，传统琵琶曲仅限于使用四种宫调：小工调(D调)、正宫调(G调)、尺字调(C调)、乙字调(A调)。需要说明的是旧七品的特殊音高：六品为琵琶正调(D调)的“6”、八品为正调“1”，六、八品为小三度音程(300音分值)；旧七品介于六、八品之间的二分之一处，它与六、八品之间的音程关系都是相距150音分值，故旧七品的子弦为D调音阶的“7”，但在音高上却偏低了50音分，今乐谱在音符前标有向下的箭头(“'7”)，表示该音偏低；七品的中弦音位为正调(D调)的“4”，同样的原因，它的音偏高50音分，今在音符前标有向上的箭头(“'4”)，表示该音偏高。《汪派琵琶演奏谱》中的《十面埋伏》、《霸王卸甲》、《灯月交辉》等乐谱中都是用箭头的方向来表示音的偏高或偏低。20世纪30年代前后，琵琶的音柱产生了变化，由四相十品衍变成四相十三品。四相十三品位的音柱排列，已取消了旧七品的特殊音位，而是在六品之下添加了D调的“'7”、“7”两个新的音位。四相十三品琵琶被当时某些演奏家们采用，现今保存下来的卫仲乐演奏的《青莲乐府》录音，就是用四相十三品琵琶演奏的，现今出版的《青莲乐府》是根据卫仲乐演奏谱记谱，其中就不再出现特殊音高了，这是根据演奏者所选用的琵琶音位而决定的。但在半个多世纪前绝大多数演奏者都使用四相十品琵琶，汪昱庭先生及其大部分学生都使用这种旧制琵琶。旧七品在C调音阶中子弦为“1”、中弦为“5”。“1”、“5”两个音都偏高，由于这两个音处在C调音阶中五个正声的地位，故乐谱上不宜用箭头来表示这两音的偏高，但这两个音高与其低八度(相把、上把)的音位是不能构成完全八度的，这是由于传统琵琶旧七品特殊音高的缘故。在演奏传统琵琶曲尺字调(C调)时，大多数演奏者都会将相把及上把位的低八度“1”、“5”两个音使用按弦作微微地“拉”(或“推”)弦，使音升高一些，以减少与旧七品特殊音高的矛盾，又可使音阶的大三、小三、大六、小六度音程趋向纯律化。演奏传统琵琶曲的律制选择倾向纯律化，是一种审美情趣的需要，这种审美情趣与中国古老的“钟律”、“琴律”有着一定的内在联系。

《汪派琵琶演奏谱》编委会

2002年9月

序(一)

琵琶这一乐器在我国流传久远。晋代《琵琶赋》序中说：“世本不载作者，闻之故老云：汉遣乌孙公主嫁昆弥。念其行道思慕，使工人知音者截琴、筝、筑、箜篌之属，作马上之乐。观其器，中虚外实，天地象也。盘圆柄直，阴阳叙也。柱有十二，配律吕也。四弦，法四也。以方语目之，故云琵琶。取易传于外国也。”《琵琶赋》所说的琵琶，后世称为“汉琵琶”，魏晋竹林七贤之一的阮咸善弹此器，故后人又称它为“阮咸琵琶”，简称为“阮咸”，即今之“阮”。至北魏由西域传入中原的四弦曲项琵琶，其形状与今天的琵琶大致相似，但它只有四个音柱，用拨子演奏。到唐代，琵琶已在宫廷与民间广为盛行。

曲项琵琶长期与中原音乐文化相融合，逐渐移用了“阮咸”的音柱排列，衍变成明、清普遍使用的四相十品琵琶，又弃拨子改用手弹，逐渐成为中国民族音乐中独奏和合奏的主要乐器之一。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1949年全国解放未变。

旧时弹奏琵琶使用的是丝弦，分别称为缠、老、中、子弦（即第4、3、2、1弦），子弦最细，发音亮脆；中弦稍粗；老弦更粗一些；缠弦最粗，是在中弦外又缠绕一圈细丝，发声低沉浑厚，作为和声使用。弹奏琵琶使用天然手指甲，弹奏古曲左手禁用小指，大部分曲目各弦空弦定调为合、上、尺、合（即 $\frac{5}{4}$ 、 $\frac{1}{2}$ 、 $\frac{2}{3}$ 、 $\frac{5}{6}$ ）。由于品、相较少（尚未完备十二律），弹拨技巧比较简略，故不能轻易变调，因此无法弹奏比较复杂多变的乐曲。但即使如此，由于各个时期琵琶演奏家的苦心钻研和精雕细琢，仍能弹出一些旋律悠扬、声色并茂的曲调。例如目前在国内外乐坛赢得赞誉和广为流传的《春江花月夜》和《月儿高》等曲子，都是经过晚清以来几代人士加工整理出来的。

在旧中国，弹奏琵琶的人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艺人，主要在楼馆烟巷弹奏伴唱小曲或民间乐曲；另一类人是文人雅士，将琵琶作为业余爱好自赏，以弹奏古曲为主。旧时很少有职业教学传授琵琶，想学琵琶的人大多通过亲戚朋友的介绍，向文人雅士中善弹琵琶者学习。教授琵琶采用了我国传统的文化传承方式，即由老师手抄乐谱传授，曲谱使用工尺谱，它只是记录了乐曲的轮廓，指法注释也比较简单，很难按谱寻声，不利于传播普及，这就使琵琶弹奏的流传普及受到了一定的限制。琵琶虽然在我国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但直至民国时期，仍然仅限于在一些爱好音乐的业余人士间作为玩赏，一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时，能较好地弹奏琵琶古曲的人已为数不多，历史文献中记载的古曲，其曲谱都很难寻觅。同其他传统音乐一样，琵琶音乐也处于长期自生自灭的境地。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党和国家文化、教育等部门的领导下，根据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民族器乐演奏在保持民族风格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又吸取了外国音乐理论和演奏技巧，创造了一个崭新的局面。特别是琵琶的演奏技巧，有了突出的改进和发展，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

绩。在整理乐谱方面,值得一提的是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从 1979 年起,花了三年的时间,经过辛勤劳动,收集整理并油印了《汪昱庭琵琶谱》,成绩斐然。

汪昱庭先生(1872—1951)是 20 世纪 20—50 年代一位蜚声乐界的业余琵琶演奏家和教育家,他不受宗派门户的偏见,广学博览,继承了平湖派和浦东派的精粹,融会贯通,自成一家。他尤善弹奏古曲,俗称大套琵琶。他通常都是信手弹来,风格朴实苍劲,令人叫绝。他的演奏在 20 世纪 40 年代已被琵琶界誉为“汪派”,是中国近现代琵琶史上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流派之一。汪昱庭先生诲人不倦,凡有志向他求教者,他都欣然接受。他从不以师尊自居,不收学费,悉心教导,其传人分布全国各地,真可谓桃李满天下。因此汪昱庭先生被后人誉为近代琵琶的一代宗师,他对琵琶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影响深远,至今不衰。

2001 年,在汪昱庭先生逝世 50 周年之际,为了进一步弘扬我国优秀的民族文化,纪念这位对中国近代琵琶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演奏家和教育家,中央音乐学院又组织老、中、青琵琶演奏家,在《汪昱庭琵琶谱》的基础上,将汪派亲授弟子们的演奏谱与原始工尺谱加以对照,整理出一份既能按谱寻声的演奏谱,同时又保存了原谱面貌的谱式,取名《汪派琵琶演奏谱》。乐谱充分反映出汪派琵琶的风貌,供琵琶教学、演奏、研究以及琵琶爱好者使用。深信这一乐谱的出版对琵琶事业的进一步继承发展会做出有益的贡献。

王恩韶

2002 年 4 月写于北京

序(二)

在纪念先父汪昱庭先生逝世 50 周年的座谈会上，师兄王恩韶先生提议整理出版《汪派琵琶演奏谱》，当即得到与会者的响应和支持。今天这一提议已经实现了！

这本演奏谱是在 20 年前陈泽民先生收集、整理的《汪昱庭琵琶谱》的基础上完成的。当年，在收集先父手稿和采访先父亲授的弟子时，得到了众多师兄的倾力支持。现在，其中许多人都已作古，陈先生的工作实在是起到了抢救的作用，其间的辛苦至今令人感叹。没有他 20 年前的收集整理，便没有今天的《汪派琵琶演奏谱》。所以说它凝结了几代人的辛劳和情意，也体现了汪派琵琶艺术的生命力。

什么是汪派琵琶艺术的特点？

先父在世时本人尚年幼，对先父的演奏印象不深，对汪派琵琶特点更多的是在向李廷松先生、陈永禄先生、陆印陶先生等师兄学琴的过程中体会到的。他们的演奏都体现出质朴大气、洒脱刚劲而细腻动情的特点。

先父从未提倡过自己有什么“派”，他演奏的特色是他为人、待人、生活的自然体现，演奏如斯，写字、作画亦如斯，并没有刻意做作。本书《琵琶古谱》的代序是家父的手迹，他的字洒脱秀美而骨架挺拔，体现出师法古帖而又融入了个性的特点。他画兰、画竹，是在临摹郑板桥的基础上按自己的心意去画的，人们说他有板桥风格。他教琵琶从不以自己的感觉去束缚学生，而只是让学生反复听，从中领会其意。他强调“非从古谱着手不为功”，体现了他对传统基础的敬重，但他师古而不泥古，在师法传统的根基上，让每一个人按自己的特点去自然发挥。

无规矩不能成方圆，无传统便无立足之依靠。这是历史留给后人的规律，也是古人总结出的规矩。反之，不自然便会流于形式而失去规律之真髓，同时也无法脱出局限的窠臼，不能创新，无法发展。规矩与自然，体现在琴、棋、书、画上的风格是离不开为人处世的态度。家父对人平和而不亲昵，可以说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对待生活节俭而超脱，平时不追求享受，可谓“布衣暖、菜根香”足矣。到了晚年又毫不犹豫地将珍贵的琵琶赠于其弟子李廷松先生，这种价值取向是中国传统文化之根本。这种文化精神表现在琵琶演奏上便是不迎合时尚，不哗众取宠，但求质朴无华地表现乐曲，表达自己的心声。

我听过许多师兄和他们的后人众多师兄的演奏，尽管他们个性迥异，各有特点，但都能体现出一种自然而规矩的共同的文化精神，形成一种共有的风格，我想这便是汪派的特点吧！

“遵循古训，遂已心愿”——这是汪派琵琶的特点，也是家父留给我的文化精神！

汪天伟

2002 年 4 月写于北京

目 录

写在出版之前	(I)
序(一)	王恩韶(IV)
序(二)	汪天伟(VI)
一、淮阴平楚(原名《十面埋伏》)	郝贻凡整理(1)
二、郁轮袍(又名《霸王卸甲》)	郝贻凡整理(13)
三、将军令	吴 琼译谱(23)
四、浔阳夜月(原名《夕阳箫鼓》)又名《浔阳曲》、《浔阳琵琶》	石 娟记谱、整理(26)
五、塞上曲	李 晖整理(33)
六、青莲乐府	吴 琼整理(41)
七、神传妙谛(又名《陈隋》)	王家燕记谱、整理(46)
八、普庵咒	章红艳整理(52)
九、阳春古曲	杨 艺记谱、整理(61)
十、灯月交辉(又名《寿亭侯》、《跨海东征》).....	郝贻凡整理(68)
演奏符号说明	(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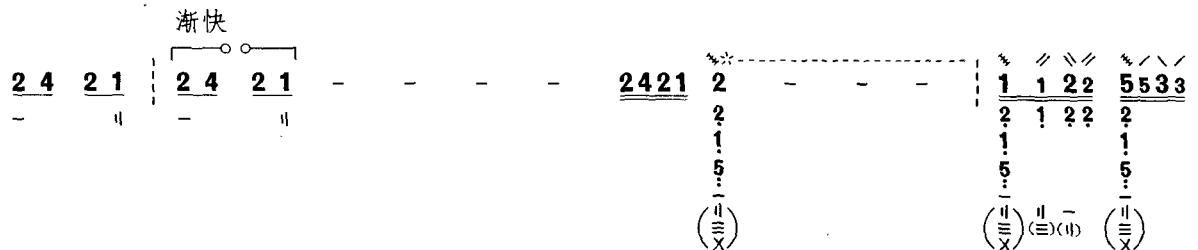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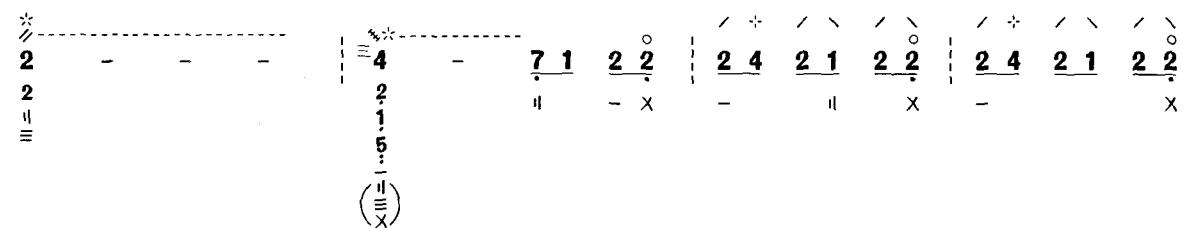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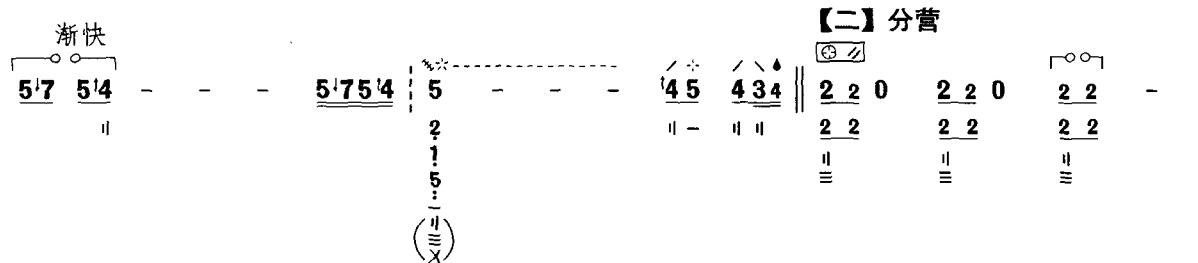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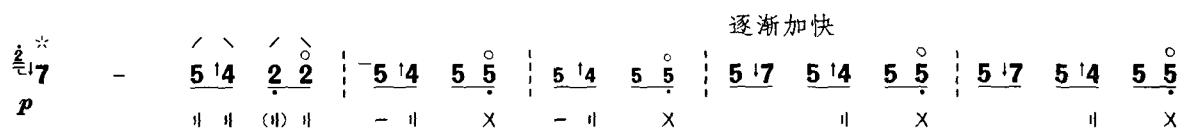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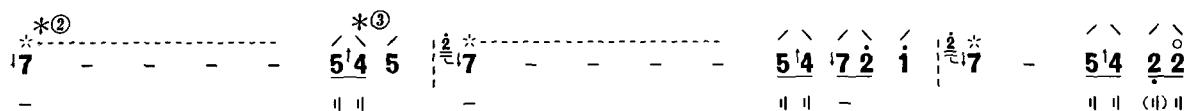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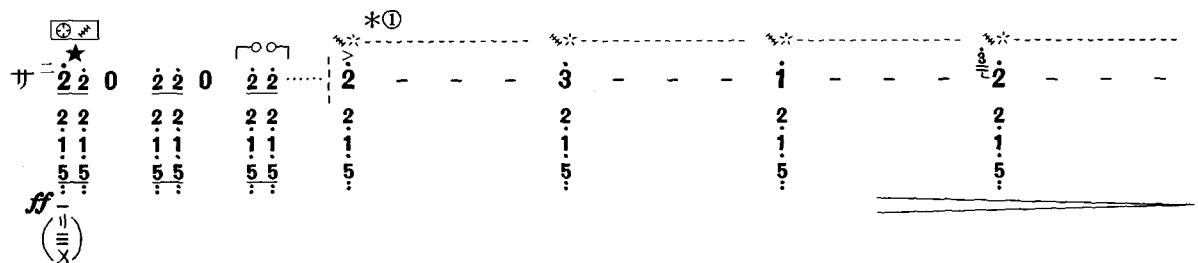
一、淮阴平楚

(原名《十面埋伏》)

1=D (5 1 2 5 线)

根据李廷松教学谱、曹安和整理的
李廷松演奏谱合参
郝贻凡整理

【一】列营 $\text{♩} = 60$ 演快 $\text{♩} = 60 \rightarrow 88$



注★：大音符由工尺谱直译而来，反映的是工尺谱原貌，小音符是实际演奏中所用的音符，下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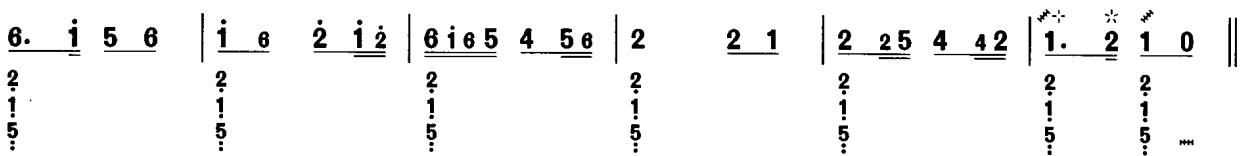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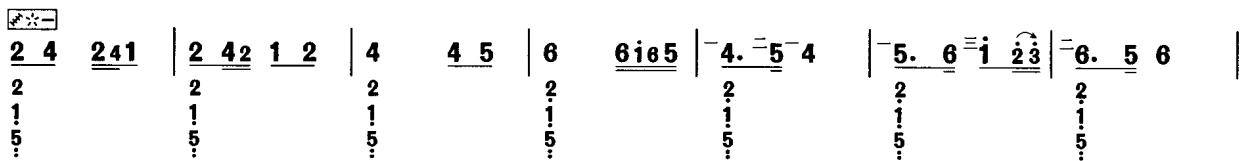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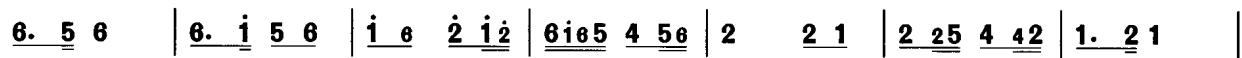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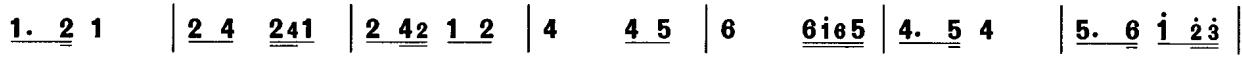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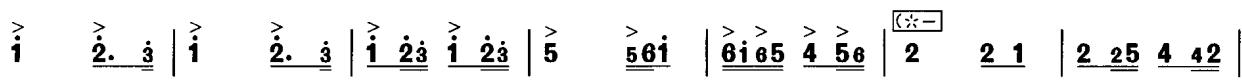
【三】 擂鼓 $\text{♩} = 60$ 漸快

【四】掌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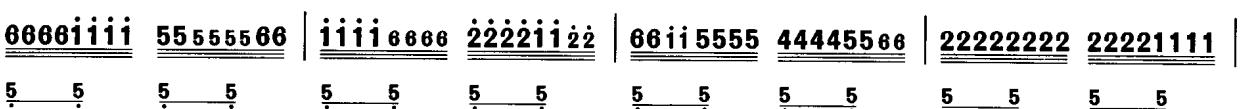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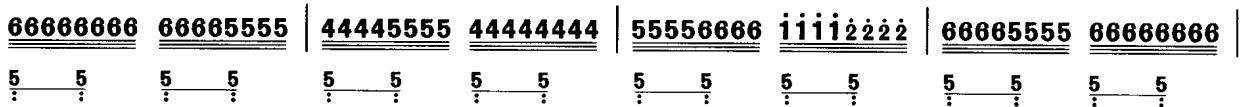
【五】放炮

$$\begin{array}{ccccccc} & & \times & & \times & & \times \\ 1 & - & - & - & - & = & 1 \\ 1 & & & & & & \\ (\equiv) & & & & & & \\ \times & & & & & & \end{array}$$

【六】吹打开门



【七】点将 ♪=76



【八】排阵 $\downarrow = 44$ 慢起渐快

【九】走队 $\downarrow = 60$ 漸快

【十】埋伏

The image shows a page of musical notation for a traditional Chinese instrument, likely a bowed string instrument. The notation is organized into ten staves, each consisting of vertical strokes representing pitch and horizontal dashes representing duration. The staves are separated by vertical bar lines. Below the staves, there are various performance instructions and markings, such as '逐渐加快' (Gradually Accelerate) at the bottom left and '逐渐减慢' (Gradually Slow Down) at the bottom right. The notation uses a unique system of numbers and symbols to represent the music, with some staves including circled numbers like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and 19.